

現代創作小品選

新編文學讀本



上海中央書店印行

姚乃麟編 ✓

現代創作小選

1937

上海中央書局印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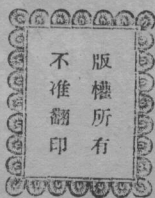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四月

一册

外埠酌加寄費匯費

現代創作小品選

實價大洋一角五分



編選者 姚乃麟

校訂者 黃水平

出版者 上海中央書店

發行者 上海中央書店

總發行所 上海 四馬路 世界里 中央書店

全國各大書局均有代售

序言

自從民國八年的五四運動樹立了中國新文學的基礎之後，到現在已經將有二十年的歷史了；關於其間有無偉大作品的產生，這裏姑且不去論及。但我們對於已往的新文學的成績如何在腦筋中當然有一個相當明晰的印象，簡括地說那便是新詩、短篇小說及小品散文三者為最有收穫了。

在民國十一年三月胡適之先生發表的那篇五十年來中國之文學的一文中，批判新文學運動的成績，其第三項說：「白話散文很進步了。長篇議論文的進步，那是顯而易見的，可以不論。這幾年來，散文方面最可注意的發展，乃是周作人等提倡的『小品散文』。這一類的小品，用平淡的談話，包藏着深刻的意味；有時很像笨拙，其實却是滑稽。這一類作品的成功，就可徹底打破那『美文不能用白話』的迷信了。」由此可知小品散文的價值，在新文學中佔據着一席很重要的位置，無疑地，它比長篇小說以及戲劇之類來得有成就了。我們從歷史的過程中探討一下，胡先生對於小品散文的論說還遠在十餘年前，如今中國文壇上的小品散文的趨勢，更是風起雲湧地活躍，從質與量的兩方面看來，當必超過了胡先生寫五十年來中國之文學的時期的成績好幾倍。雖然近年來有些充滿方巾氣的正人君子，因為鄙棄小品文而攻之擊之，但小品文畢竟還有小品文的真價值存在，愛好它的讀者仍然保持着極高的熱度。試觀近來專載小品文的刊物能夠多量出版，盛而

不衰，就是鐵一般的證據了。

小品文以散文的體制，用種種不同的方式來顯示着批評着解釋着宇宙人生的各方面，或描寫，或諷刺，或委曲，或縝密，或幽默，或正經，或勁健，或綺麗，或洗煉，或流動，或含蓄，處處無不盡爲至情的流露，只要信手寫來，便會淋漓盡致，極文章陸離之觀。本書精選當代第一流作家代表作五十餘篇，舉凡各種性質的小品文，均已搜羅靡遺。讀者手此一卷，當必有無窮的樂趣；夜深人靜時披覽一過，可使俗慮俱消。誠如語堂先生所云：「正好得一夕頑閒，看兩小時。閱後捲被而臥，明日起來，仍舊辦公抄賬，做校長出通告，自覺精神百倍，猶如赴酒樓小酌者，昨晚新筍炒扁豆滋味猶在齒頰間也。」

姚乃麟

現代創作小品選

目次

姚乃麟編

序言	編者	一
從百草園到二味書屋	魯迅	一
故鄉的野菜	周作人	五
談酒	周作人	七
荷塘月色	朱自清	一〇
秋夜	魯迅	一三
叩門	M D	一五
生	落華生	一七
疤	豐子愷	一八
兒女	朱自清	二三
好的故事	魯迅	三〇
虹	M D	三二
於海濱	王春翠	三四

海濱的秋宵	陳醉雲	三六
尋路的人	周作人	四〇
無常	魯迅	四一
風箏	魯迅	四八
讀書的經驗	謝六逸	五〇
山核桃	傅東華	五二
速寫	M D	五六
荔枝	鍾敬文	五七
榛子與胡桃	李輝英	六〇
鄉愁	羅黑芷	六二
梧桐庭院	蕙漪	六五
與W	易君左	七五
眼月	俞平伯	八六
伯豪之死	豐子愷	九一
阿河	朱自清	一〇一
北京的茶食	周作人	一一〇

秋	豐子愷	一一一
藤蘿	落華生	一一四
背影	朱自清	一一七
燈下漫筆	魯迅	一一九
雜憶	魯迅	一二六
關於三月十八日的死者	周作人	一三二
閒話四則	周作人	一三五
碰傷	周作人	一三九
蝌蚪	豐子愷	一四一
論照相之類	魯迅	一四八
燕園	吳秋山	一五五
我們的秋天	綠漪	一五七
月下老人祠下	俞平伯	一六三
紅葉	M D	一六六
唁辭	周作人	一六八
雪	王余杞	一七〇

山陰道上.....	徐蔚南.....	一七二
藤野先生.....	魯迅.....	一七四
梨花.....	落華生.....	一八〇
清華園之菊.....	孫福熙.....	一八一
說鬚鬚.....	魯迅.....	一九二
蒼蠅之滅亡.....	徐懋庸.....	一九七
霧.....	M D.....	一九九
從孩子得到的啓示.....	豐子愷.....	二〇一
湖南的風.....	謝冰瑩.....	二〇五
喫茶.....	周作人.....	二一二
在鴉鳩聲裏.....	陳醉雲.....	二一五
山中雜記.....	謝冰心.....	二一七

現代創作小品選

從百草園到三味書屋

魯迅

我家的後面有一個很大的園，相傳叫作百草園。現在是早已併屋子一起賣給朱文公的子孫了，連那最末次的相見也已經隔了七八年，其中似乎確鑿只有一些野草，但那時却是我的樂園。不必說碧綠的菜畦，光滑的石井欄，高大的皂莢樹，紫紅的桑椹，也不必說鳴蟬在樹葉裏長吟，肥胖的黃蜂伏在菜花上，輕捷的叫天子（雲雀）忽然從草間直竄向雲霄裏去了。單是周圍的短短的泥牆根一帶，就有無限趣味。油蛉在這里低唱，蟋蟀們在這里彈琴。翻開斷磚來，有時會遇見蜈蚣；還有班蝥，倘若用手指按住牠的脊梁，便會拍的一聲，從後竅噴出一陣煙霧。何首烏藤和木蓮藤纏絡着，木蓮有蓮房一般的果實，何首烏有臃腫的根。有人說，何首烏根是有像人形的，吃了便可以成仙，我於是常常拔牠起來，牽連不斷地拔起來，也會因此弄壞了泥牆，却從來沒有見過有一塊根像人樣。如果不怕刺，還可以摘到覆盆子，像小珊瑚珠攢成的小球，又酸又甜，色味都比桑椹要好得遠。長的草裏是不去的，因為相傳這園裏有一條很大的赤練蛇。

長媽媽曾經講給我一個故事聽：先前，有一個讀書人住在古廟裏用功，晚間，在院子裏納涼的時候，突然聽到有人在叫他。答應着，四面看時，却見一個美女的臉露在牆頭上，向他一笑，隱去了。他很高興，但竟給那走來夜談的老和尚識破了機關。說他臉上有些妖氣，一定遇見「美女蛇」了。這

是人首蛇身的怪物，能喚人名，倘一答應，夜間便要來吃這人的肉的。他自然嚇得要死；而那老和尚却道無妨，給他一個小盒子，說只要放在枕邊，便可高枕而臥。他雖然照樣辦，却總是睡不着——當然睡不着的。到半夜，果然來了，沙沙沙！門外像是風雨聲。他正抖作一團時，却聽得豁的一聲，一道金光從枕邊飛出，外面便什麼聲音也沒有了，那金光也就飛回來，斂在盒子裏。後來呢？後來，老和尚說，這是飛蜈蚣，牠能吸蛇的腦髓，美女蛇就被牠治死了。

結末的教訓是：所以倘有陌生的聲音叫你的名字，你萬不可答應他。

這故事很使我覺得做人之險，夏夜乘涼，往往有些擔心，不敢去看牆上，而且極想得到一盒老和尚那樣的飛蜈蚣。走到百草園的草叢旁邊時，也常常這樣想。但直到現在，總還是沒有得到，但也沒有遇見過赤練蛇和美女蛇。叫我名字的陌生聲音自然是常有的，然而都不是美女蛇。

冬天的百草園比較無味，雪一下，可就兩樣了。拍雪人（將自己的全形印在雪上）和塑雪羅漢需要人們鑒賞，這是荒園人跡罕至，所以不相宜，只好來捕鳥。薄薄的雪，是不行的；總須積雪蓋了地面一兩天，鳥雀們久已無處覓食的時候纔好。掃開一塊雪，露出地面，用一枝短棒支起一面大的竹篩來，下面撒些秕穀，棒上繫一條長繩，人遠遠地牽着，看鳥雀下來啄食，走到竹篩底下的時候，將繩子一拉，便罩住了。但所得的是麻雀居多，也有白頰的「張飛鳥」，性子很躁，養不過夜的。

這是閩土的父親所傳授的方法，我却不大能用。明明見牠們進去了，拉了繩，跑去一看，却什麼都沒有，費了半天力，捉住的不過三四隻。閩土的父親是小半天便能捕獲幾十隻，裝在叉袋裏叫着

撞着的。我曾經問他得失的緣由，他只靜靜地笑道：你太性急，來不及等牠走到中間去。

我不知道爲什麼家裏的人要將我送進書塾裏去了，而且還是全城中稱爲最嚴厲的書塾。也許是因爲拔何首烏毀了泥牆罷，也許是因爲將磚頭拋到間壁的毘家去了罷，也許是因爲站在石井欄上跳了下來罷……都無從知道。總而言之：我將不能常到百草園了。Ade，我的蟋蟀們！Ade，我的覆盆子們和木蓮們……

出門向東，不上半里，走過一道石橋，便是我的先生的家了。從一扇黑油的竹門進去，第三間是書房。中間掛着一塊匾道：三味書屋。匾下面是一幅畫，畫着一隻很肥大的梅花鹿伏在古樹下。沒有孔子牌位，我們便對着那匾和鹿行禮。第一次算是拜孔子，第二次算是拜先生。

第二次行禮時，先生便和藹地在一旁答禮。他是一個高而瘦的老人，鬚髮都花白了，還戴着大眼鏡。我對他很恭敬，因爲我早聽到他是本城中極方正，質樸，博學的人。

不知從那裏聽來的，東方朔也很淵博，他認識一種蟲，名曰「怪哉」，冤氣所化，用酒一澆，就消釋了。我很想詳細地知道這故事，但阿長是不知道的，因爲他畢竟不淵博。現在得到機會了，可以問先生。

「先生，『怪哉』這蟲，是怎麼一回事……」我上了生書，將要退下來的時候，趕忙問。

「不知道！」他似乎很高興，臉上還有怒色了。

我纔知道做學生是不應該問這些事的，只要讀書，因爲他是淵博的宿儒，決不至于不知道，所

謂不知道者，乃是不願意說。年紀比我大的人，往往如此，我遇見過好幾回了。

我就只讀書，正午習字，晚上對課。先生最初這幾天對我很嚴厲，後來却好起來了，不過給我讀的書漸漸加多，對課也漸漸地加上字去，從三言到五言，終于到七言。

三味書屋後面也有一個園，雖然小，但在那里也可以爬上花壇去折蠟梅花，在地上或桂花樹上尋蟬蛻。最好的工作是捉了蒼蠅、餵螞蟻，靜悄悄地沒有聲音。然而同窗們到園裏的太多，太久，可就不行了，先生在書房裏便大叫起來——

「人都到那裏去了！」

人們便一個一個陸續走回去；一同回去，也不行的。他有一條戒尺，但是不常用，也有罰跪的規則，但也不常用，普通總不過瞪幾眼，大聲道：——

「讀書！」

于是大家放開喉嚨讀一陣書，真是人聲鼎沸。有唸「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的，有唸「笑人齒缺曰狗竇大開」的，有唸「上九潛龍勿用」的，有唸「厥土下上錯厥貢苞茅橘柚」的……先生自己也唸書。後來，我們的聲音便低下去，靜下去了，只有他還大聲朗讀着：——

「鐵如意，指揮倜儻，一座皆驚呢；金叵羅，顛倒淋漓噫，千杯未醉嚙；……」

我疑心這是極好的文章，因為讀到這裏，他總是微笑起來，而且將頭仰起，搖着，向後面拗過去，拗過去。

先生讀書入神的時候，于我們是很相宜的。有幾個使用紙糊的盃甲套在指甲上做戲。我是畫畫兒，用一種叫作「荊川紙」的，蒙在小說的繡像上一個個描下來，像習字時候的影寫一樣。讀書多起來，畫的畫也多起來，書沒有讀成，畫的成績却不少了。最成片段的是蕩寇志和西遊記的繡像，都有一大本。後來，因為要錢用，賣給一個有錢的同窗了。他的父親是開錫箔店的，聽說現在自己已經做了店主，而且快要升到紳士的地位了。這東西早已沒有了罷。

九月十八日。

（選自朝華夕拾）

故鄉的野菜

周作人

我的故鄉不止一個，我住過的地方都是故鄉。故鄉對於我並沒有什麼特別的情分，只因釣於斯游於斯的關係，朝夕會面，遂成相識，正如鄉村裏的鄰舍一樣，雖然不是親屬，別後有時也要想念到他。我在浙東住過十幾年，南京東京都住過六年，這都是我的故鄉；現在住在北京，於是北京就成了我的家鄉了。

日前我的妻往西單市場買菜回來，說起有薺菜在那里賣著，我便想起浙東的事來。薺菜是浙東人春天常吃的野菜，鄉間不必說，就是城裏只要有後園的人家都可以隨時采食，婦女小兒各拿一把剪刀，一只「苗籃」蹲在地上搜尋，是一種有趣味的遊戲的工作。那時小孩們唱道：「薺菜馬

蘭頭，姊姊嫁在後門頭。」後來馬蘭頭有鄉人拿來進城售賣了，但薺菜還是一種野菜，須得自家去采。關於薺菜向來頗有風雅的傳說，不過這似乎以吳地爲主。西湖游覽志云：「三月三日男女皆戴薺菜花。諺云：三春戴薺花，桃李羞繁華。」顧祿的清嘉錄上亦說：「薺菜花俗呼野菜花，因諺有三月三螞蟻上灶山之語。三日人家皆以野菜花置灶陘上，以厭虫蟻。侵晨村童叫賣不絕，或婦女簪髻上以祈清目，俗號眼亮花。」但浙東人却不很理會這些事情，只是挑來做菜或炒年糕吃罷了。

黃花麥果通稱鼠麴草，係菊科植物，葉小微圓互生，表面有白毛，花黃色，簇生梢頭。春天採嫩葉，搗爛去汁，和粉作糕，稱黃花麥果糕。小孩們有歌贊美之云：

「黃花麥果鞞結結，

關得大門自要吃。

半塊拿弗出，一塊自要吃。」

清明前後掃墓時，有些人家——大約是保存古風的人家——用黃花麥果作供，但不作餅狀，做成小顆如指頂大，或細條如小指，以五六個作一攢，名曰繭果，不知是什麼意思，或因蠶上山時設祭，也用這種食品，故有是稱，亦未可知。自從十二三歲時外出，不參與外祖家掃墓以後，不復見過繭果，近來住在北京，也不再見黃花麥果的影子了。日本稱作「御形」，與薺菜同爲春的七草之一，也採來做點心用，狀如艾餃，名曰「草餅」。春分前後多食之，在北京也有，但是吃去總是日本風味，不復是兒時的黃花麥果糕了。

掃墓時候所常吃的還有一種野菜，俗名草紫，通稱紫雲英。農人在收穫後，播種田內，用作肥料，是一種很被賤視的植物，但採取嫩莖淪食，味頗鮮美，似豌豆苗。花紫紅色，數十畝接連不斷，一片錦綉，如鋪著華美的地毯，非常好看，而且花朵狀若胡蝶，又如雞雛，尤為小孩所喜。間有白色的花，相傳可以治痢，很是珍重，但不易得。日本俳句大辭典云：「此草與蒲公英同是習見的東西，從幼年時代便已熟識。在女人裏邊，不曾採過紫雲英的人，恐未必有罷。」中國古來沒有花環，但紫雲英的花球却是小孩常玩的東西，這一層我還替那些小人們欣幸的。浙東掃墓用鼓吹，所以少年常隨了樂音去看「上墳船裏的姣姣」，沒有錢的人家，雖沒有鼓吹，但是船頭上蓬窗下總露出些紫雲英和杜鵑的花束，這也就是上墳船的確實的證據了。

十三年二月

（選自澤瀉集）

談酒

周作人

這個年頭兒，喝酒倒是很有意思的。我雖是京兆人，却生長在東南的海邊，是出產酒的有名地方。我的舅父和姑父家裏時常做幾缸自用的酒，但我終於不知道酒是怎麼做法，只覺得所用的大約是糯米，因為兒歌裏說「老酒糯米做，吃得變 *honio*」——末一字是本地叫豬的俗語。做酒的方法與器具似乎都很簡單，只有煮的時候的手法極不容易，非有經驗的工人不辦，平常做酒的

人家大抵聘請一個人來，俗稱「酒頭工」，以自己不能喝酒者爲最上，叫他專管鑒定煮酒的時節。有一個遠房親戚，我們叫他「七斤公公」——他是我舅父的族叔，但是在他家裏做短工，所以舅母只叫他作「七斤老」。有時也聽見她叫「老七斤」，是這樣的酒頭工，每年去幫人家做酒，他喜吸旱烟，說玩話，打馬將，但是不大喝酒（海邊的人喝一兩碗是不算能喝，照市價計算也不值十文錢的酒），所以生意很好，時常跑一二百里路，被招到諸暨嵎縣去。據他說這實在並不難，只須走到缸邊屈著身聽聽，聽見裏邊起泡的聲音，切切察察的，好像是螃蟹吐沫（兒童稱爲蟹煮飯）的樣子，便拏來煮就得了；早一點酒還未成，遲一點就變酸了。但是怎麼是恰好的時期，別人仍不能知道，只有聽熟的耳朵纔能夠斷定，正如骨董家的眼睛辨別古物一樣。

大人家飲酒多用酒鍾，以表示其斯文，實在是不對的。正當的喝法是用一種酒碗，淺而大，底有高足，可以說是古已有之的香賓杯。平常起碼總是兩碗，合一「串筒」，價值似是六文一碗。串筒略如倒寫的凸字，上下部如一與三之比，以洋鐵爲之，無蓋無嘴，可倒而不可篩，據好酒家說酒以倒爲正宗，篩出來的不大好喫。唯酒保好于量酒之前先「蕩」（置水于器內，搖蕩而洗滌之謂）串筒，蕩後往往將清水之一部分留在筒內，客嫌酒淡，常起爭執，故喝酒老手必先戒堂倌以勿蕩串筒，併監視其量好放在溫酒架上。能飲者多索竹葉青，通稱曰「本色」，「元紅」係狀元紅之略，則著色者，唯外行人喜飲之。在外省有所謂花雕者，唯本地酒店中却沒有這樣東西。相傳昔時人家生女，則釀酒貯花雕（一種有花紋的酒罈）中，至女兒出嫁時用以餉客，但此風今已不存，嫁女時偶用花